

包青天故事大观

童 叟 编著



包青天故事大观

童 叟 编著

华 夏 出 版 社

(京) 新登字 045 号

包青天故事大观

童叟 编著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7 印张 392 千字

199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册

ISBN 7—5080—0430—2/I·399

定价: 12.80 元

内容简介

本书收集脍炙人口的包公故事 70 篇，这些故事篇篇构思诡秘，引人入胜，既描绘了社会众生相，包括贪赃者谋财害命制造冤狱、恶和尚藏匿奸污民女、阴险的诈骗奇案以及因奸不成而杀人、奇怪的遗嘱等等，也着重描绘了包公作为“青天大老爷”为民作主、大智大勇、鞭辟入里的断案才能。

目 次

奇冤昭雪	(1)
陈月英嚼舌引死	(17)
黄菜叶下的死尸	(28)
追石碑	(38)
彭监生京城应考奇案记	(43)
屈杀英才	(51)
包公猜字破迷案	(57)
因卦爻引起的故事	(66)
鼻孔中的长钉	(74)
阴司告状	(80)
吴清江托梦辨冤记	(86)
奇怪的遗嘱	(94)
灾厄	(100)
寺院里的罪恶	(108)
枯坂岭劫案	(115)
孙公子杀夫谋妻案	(120)
卦辞	(126)

蛛丝蚂迹	(133)
藏在画轴中的遗嘱	(137)
荷塘凶杀案	(142)
遗帕	(153)
孩童不报假案	(162)
六个指头的血手印	(167)
扇坠	(173)
无头死者	(178)
皇案	(188)
假道人贪淫丧命	(194)
乌盆案 (一)	(202)
乌盆案 (二)	(211)
红衣女人	(215)
埋在地下的绣花鞋	(223)
报应	(231)
墙上之诗	(239)
钱的阴阳案	(246)
借衣服引出的祸端	(251)
金鲤	(261)
八十老翁风流案	(271)
栽赃	(275)
指腹为婚引起的祸端	(282)
人情	(295)
连环案	(300)

巧断奸杀案	(316)
蓝色的谷籽	(323)
血衫	(328)
吴继祖妒杀陶七案	(334)
伪装的新娘	(345)
淫僧作恶	(350)
冤狱	(355)
杀假僧智破谋财害命案	(365)
小案件引出的大故事	(371)
尸龟	(384)
忠节案	(395)
包公斗智擒劫贼	(398)
颠倒案	(404)
拷打石碑	(406)
移尸奇案	(411)
恶僧还俗	(430)
鸟唤孤客	(436)
袁恒因嫉杀人案	(440)
卖鞋	(445)
假驸马忘恩负义记	(449)
玉面猫	(460)
花烛惨案	(474)
正义与权势的较量	(479)
善心招致的恶报	(493)

生龟告状	(499)
夹底船	(506)
寻人告示	(514)
树叶报案	(521)
冒名者	(531)

奇冤昭雪

武昌江夏县有一个叫郑日新的人，和表弟马泰自小便十分要好，两人长大以后，就一块儿学着做生意，经常到孝感一带贩布，一年下来，可以赚不少的钱。

这年正月二十，郑日新、马泰各带纹银二百余两，辞家又去贩布。

走了三天，两人来到阳迹驿。

郑日新对马泰说：

“咱俩要是一同去孝感，一时难以收许多货，反倒耽误时间。我看不如分开走，你到新里去，我去孝感城中，你看怎么样？”

马泰道：

“这正合我的意思。”

临分手，两人决定到一店家好好吃一顿饭，然后分手而行。

由于两人经常在这条路上走动，所以那家酒店的店主李昭认识他们，见他们二人又来，连忙跨出门外迎接，亲自安排坐定，即唤店小二速拿酒来。

李昭虔诚地劝道：

“新年酒一年一次，两位客官年节刚过就上路，实在辛苦，好好喝几壶。”

郑日新和马泰情绪极佳，喝酒喝得没了节制，不久就都醉了。李昭制止了几次，他们才停下来，吃了一些饭食。

郑日新、马泰取钱给李昭时，李昭再三推辞，方才收下。

三个人告别。

走出阳迓驿，郑日新要往孝感城中去，便对表弟马泰说：

“你路上若收得一些货物，不要耽误，就雇人陆续发往城中，我在老地方等你。”

马泰答应，两人告辞，异路而行。

马泰独自一人走了四、五里路，因为酒醉，脚底下绵软无力，便找了个地方，躺下来休息一会儿。躺下便呼呼地睡过去了。

正是所谓“醉梦不知时早晚”，等到马泰醒来时，太阳已经沉到西面山峦背后去了，暮色正在大地上蒸腾升起，路上早已行人绝迹，只有一些昏鸦聒噪着在寒冷的田地上觅食。

马泰一梦惊醒，心里有些慌乱——在这深山旷野之中，独身一人行走，万一碰上坏人怎么办？必须找一个有人家的地方过夜，明日再行。

想到这里，他赶忙立起身，收拾了随身所带银两物件，急急沿大路走去。

马泰走了大约五、六里的样子，来到了一个叫作南脊的地方。

这里同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这时，夜色深沉，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几乎连路径也分辨不清了。

马泰正在犹豫，是硬着头皮走下去呢，还是找个栖身之所先避一避夜色，明日再行。

正在这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来者名叫吴玉，恰恰是一个歹人。

吴玉以牧牛为名，常常在这一带劫掠过往行人钱财。杀人
不眨眼。

他见远远的有一个人在路上行走，便尾随而来。假装要到
前面的一个村落去。

马泰听罢，信以为真，把警戒心也就松懈了，与吴玉边
行边谈。

吴玉道：

“天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一个人赶路？近来这条路很不安全，
发生了好几起谋财害命的凶案。从这里再往前十里便是有名的
孤野山岗，歹人常常在那里作恶。”

马泰心里本来就慌着，被吴玉这三言两语一说，心里越发
恐惧，不敢再往前走了。

于是，他问吴玉道：

“你家住在哪里？”

吴玉道：

“前面就是。”

马泰道：

“既然不远，我能不能在贵府借住一晚，明日早行？一定厚
谢！”

吴玉假意推辞：

“我家既不是客店又不是酒店，怎么好随便留人歇宿？再者，
我家床铺也不方便，无法安排，不管你前行也好，后转也好，反
正我家是住不得的。”

马泰道：

“我当然知道府上不是客店，但念我出门在外辛苦，就方便
我这一回吧。”

经马泰再三恳求，吴玉才假装说道：

“我看你是个忠厚的人，既然这样，我就答应你。你随我来吧。”

马泰千恩万谢，随吴玉来到了吴家。

进门以后，吴玉对妻子龚氏说道：

“今天有一位客官，因天黑来我家借宿，可搞一些酒菜来吃。”

吴玉的母亲和妻子龚氏早已厌恶吴玉所做的谋财勾当，见了马泰，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甚为不悦。

马泰不知缘由，以为是嫌他夜半相扰，便婉转地对龚氏说道：

“小娘子休要烦恼，明天我一定厚谢。”

龚氏白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出去了。马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过了一会儿，吴玉弄来了酒菜，劝让马泰。

马泰和郑日新今早在阳迹驿就喝醉了一回，刚刚醒过来，现在又不能推却吴玉的一片盛情，又连饮了数杯，早已昏沉沉辨不得东西南北中了。

吴玉又用大杯强劝三杯。

马泰哪里知道杯里面竟有蒙汗药！

就这样，药力加酒力合在一处，把个马泰又整得如同一滩烂泥，不知人事。

吴玉扶马泰到后房歇息。

等到更阑人静之时，吴玉将烂醉的马泰背到村外一个池塘边，将其身上缚上巨石，推入塘中。就这样，马泰糊里糊涂地离开了人世。

至于他随身携带的二百多两纹银，自然成了吴玉的囊中之

物。

实际上，吴玉用这种方式谋害已不止一人，其所为亦不止这一次。

再说郑日新。

郑日新在阳迓驿与马泰分手，赶到孝感城内，用了三天时间就已将大部分货物收齐全了，却一直没有见马泰发货过来。他不敢再收货，便着意等马泰前来。

谁知这一等就是十天，仍然不见马泰的踪迹，这使得郑日新很感意外。马泰是一个规矩本分的人，说话从来没有儿戏过，这次怎么竟一下子耽误如此长的时间呢？

莫非出了什么事情？

郑日新越想越觉得不放心，便亲自赶到新里去寻找表弟马泰。

郑日新来到他和马泰以前曾经住过的一家客店，找到店主杨清。

杨清问：

“今年怎么这么迟才来？”

郑日新愕然道：

“我表弟马泰不是半个月前就来你这里收布来了吗？你不知道？”

杨清道：

“是哪一天？”

郑日新道：

“是二十二日，我们俩在阳迓驿才分的手，他告诉我仍住你处。”

满客店的人都证实二十二日马泰的确没有来过。

杨清劝郑日新：

“不必着急，你们生意人出门在外，随遇而安，说不定为了图方便他住到别的旅店去了。我看你还是到别处去查问一下。”

郑日新依言，便在新里镇各家旅店查问。

几乎所有旅店都查过了，谁也没见过马泰。

当天晚上，杨清备酒为郑日新接风，大家都劝他不要焦虑，马泰说不定在路上听说某处布多，往别的地方去收布了呢。但是郑日新始终闷闷不乐。他想，马泰对别处很生，而他又生性谨慎小心，不太可能独自一人贸然改变计划去到别处。

郑日新心里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

他又火速赶到阳迳驿来打问，先找到了他和表弟在一起吃酒的店家，见到店主李昭，将前后情况一一说明，询问李昭是否知道马泰下落。李昭说：

“二十二日那天你和马泰在此吃酒后，都离开了本店，他并没有回来，因此不知他的下落。”

郑日新相信这是真的。

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了：一是马泰离开李昭店以后，在去新里镇途中被人打劫；再一种，就是马泰到新里镇以后被人谋死。

经查，最近以来从阳迳到新里的路上，并没有什么劫案发生。

那么，必定是马泰已经赶到了新里镇，店主见他孤身带着许多银子，将他谋杀了。

郑日新话中有话地对杨清道：

“我表弟身上带着二百多两纹银，到这里来收布，一定是遭人谋害了。可是我问了一路，路上并没有发生打劫事件，退一步说，就是路上被人打死，也总该有个尸首在，活活儿的人如

今到哪里去了？”

杨清听了这话，心中大为不快，道：

“念你是我常年旅客，我才跟着你一块儿着急。如今听你意思，莫非是我这客店有了什么问题不成？”

郑日新道：

“在没找到马泰以前，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杨清火冒三丈，拍案而起，怒道：

“什么可能？你告诉我，什么可能？”

郑日新道：

“我表弟因财失命，就在你店中！”

杨清发出一声冷笑，声音反而平静了下来，反诘道：

“我家客店一向是住满了客人，你且告诉我，我怎样谋得了他性命？”

郑日新道：

“正月的时候旅客还寥寥无几，我已经问过了，你家店中客人都是二月才来的。按时间推算，我表弟应当在当天夜里来到你店，你看他孤身一人，又带着那么多银两，所以狠心谋害了他。”

杨清道：

“不管哪个客人来，必将大大方方，不可能为了便于人谋杀而鬼鬼祟祟钻入店中。你说你表弟到我店中来了，为什么乡亲邻里均无人看见？街上那么多人，为什么无一人知晓？显然是你狼心狗肺，故意编出此事诈我！”

两个人大吵大闹，因而厮打，最后好不容易才被众人拉开。

第二天，郑日新写信雇人迅速将此事告知家中，然后，写了一份诉状，将杨清作为谋财害命犯告到了县衙。

知县张时泰准状行办。

升堂之日，郑日新在堂上详细述说了告状情由，请求知县拘押凶手杨清。

知县张时泰即差公牌拘传杨清，将其拘到堂前听审，公牌领命前去，一会儿即拘传到案。

知县道：

“郑日新，你告杨清谋杀了马泰，你有什么话说？”

郑日新道：

“杨清意在谋杀，所以奸计多端，弥缝自密，不会露什么踪迹，小人并无什么把柄，请老爷发究明白。”

杨清道：

“郑日新的话乃昏天黑地，一派胡言。马泰并未来我家，我如果见过他一面，甘心就死。想必是郑日新把马泰谋死了，嫁罪于小人，以掩盖自己谋诛之罪。”

知县问郑日新：

“你和马泰在阳迹驿分手之前，曾在何处相聚，有谁见过你们？”

“在李昭的酒店。”

知县发令：

“拘李昭来听审。”

李昭亦押到。

知县问李昭：

“马泰从你处出来，又到哪里去了，何人可以证明？快快从实招来！”

李昭道：

“马泰是和郑日新一同离开我店的，这一点郑日新自己就可以证明。我记得他们饮酒时说过马泰要去新里镇购货，但不知

他们在什么地方分的手。我想马泰是赶到新里了吧，路途并不遥远。”

县官对杨清道：

“你刚才说如果马泰到新里镇，必定要住你家客店，如今已经证明他确实到了新里，你为什么佯做不知？”

杨清道：

“可是他确实没有到本店来过呀。再者，小店客人一向很多，马泰如果来过小店，怎么会无人碰见？本店有旅客可审，东西有邻里可问，请老爷明察。”

知县即将店中旅客并乡亲邻里拘来问道：

“你们见没见过马泰到杨清店中？”

旅客邻里都说没有见。

郑日新道：

“邻里谁会注意当日有谁住店？再者，即使他们知道，也不会说出来的。杨清家的旅客，都是二月才到的，而马泰却是正月到他店中，他们哪里会知道？我想是那天马泰一人到客店，无人看见，杨清才起了不良之心，将他谋害了。乞望老爷法断偿命。”

知县见邻里客人皆道不知，便逼迫杨清招认。一心认为是杨清杀了马泰。

杨清本来就是无辜，怎么会招认？大声叫屈，并破口大骂郑日清丧尽天良。

知县大怒，又令用刑，将杨清重打三十大板，直打得杨清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杨清受刑不过，只得胡乱招认。

知县道：

“你既然招认，那么就告诉我：马泰死在何处？那二百两银